

65
75

安慶文史資料

第五輯



Yt239/25

安庆文史资料

第五辑

政协安庆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安庆市编史修志办公室 编
安庆市档案馆

一九八三年一月

安徽省出版局

非出印字79号

定价：0.50元

(内部发行)

安庆市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三年一月

目 录

王步文、余大化、史 谦三位烈士事迹补述……周凌飞 (1)

余大化、余化民、王筱庭等同志

 革命事迹片断……彭毓澄遗稿 (4)

中共庐江县地下党斗争情况的点滴回忆

 ……郑曰仁口述 劳 章记录 (8)

忆潜山红军战斗营……蒋体仁口述

 安庆军分区党史办整理 (11)

回忆塔儿集之战……徐征发 (14)

解放前安庆商场和商会概况……安庆市民建、工商联 (18)

安庆三北轮埠分公司简介……邹楷生 (69)

余良卿膏药店历史简介……王华章 (74)

安庆圣保罗中学的演变和教学情况……罗宾仪遗稿 (80)

我所知道的圣保罗中学……李帆群 (87)

景文中学师生反对教会控制学校的斗争片断……白兆升 (96)

忆安徽大学二三事..... 杨起田 (106)

我所知道的解放前安徽司法部门的一些情况... 朱其珍 (110)

日伪时期的安庆残废所..... 潘俊勋 (120)

关于古“盛唐”的由来..... 贝朴生 (123)

关于回族定居安庆的时间问题..... 马敏尘 (135)

安庆的回民和伊斯兰教..... 马修之遗稿 (136)

安庆迎江寺懒悟禅师碑铭..... 乌以凤 (139)

本僧和尚事略..... 金杏村 (141)

朱雁秋与《大同报》..... 徐方略口述 谢顺生记录 (144)

刘镇华杀朱雁秋的经过..... 南 州 (149)

安庆旧闻点滴..... 徐荫之 (151)

桐城姚仲实先生生平事迹..... 马厚文 (153)

附录:

九华山佛教..... 张 武 (1)

王步文、余大化、史谦 三位烈士事迹补述

周凌飞

一、王步文

一九二四年樱花节期间，我和储应晴、储造时、朱子帆、王先强、宋树人等东渡留学，与王先强、左家煦、储造时、翟宗文等住小石川区林町四十番地翰云寄庐。次年春，王步文、余大化、王贯之、史谦（号益吾）、童长荣、苗树德、谢嗣育等来日本，王、余、贯住翰云；史、童、苗住成城中学。以后王步文爱人方启坤来日本，我便迁寓国师馆，眷出翰云一间房屋，给步文与启坤寄居。晚餐后，常去翰云替启坤补习日语文法。步文每日活动于神田青年会，成城中学以及中华宿舍和女生宿舍之间，归来与余大化等讨论革命运动问题。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对京都帝国大学教授马列主义的河上肇博士迫害（因为河上肇有“天皇机关说”，日本对河上肇的判决是“对天皇犯了大不敬罪”），不但约束其思想，限制其著作，而且用电帽子给他戴，以毒害其身体，步文对日本反动派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同时并搜集日本左派革命者言论和一些社会问题杂志（如河上肇翻译的又儿ノ著“资本论”第一集、第二集以及社会问题书籍十一厚本，经济问题书籍一大本，皆是左派言论，著作者如大山郁夫、安部矶雄等，教我保存，至土改

时始遗失)，一方面，他拟计翻译一本经济问题辞典。直至一九二六年秋，他回国时，仍是手不释卷。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步文在黄浦江边赋诗一首，诗云：“明月江中照，清风海上吹，多少兴亡事，都在水中推。”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晨，步文烈士被叛徒何冰心、高翔告密，在芜湖被捕，送安庆杀害。临刑前口诵一副挽联“是革命家，是教育家，怀如此奇才，生而无愧；为革命死，为大众死，仗这般大义，死又何妨？”（此诗联摘自1978年六月八日《安徽日报》）

二、余大化

余大化（学名金鑑民）与我在日本翰云同居很久，他除学习日语及革命活动外，经常与谢嗣育、储造晴等展开争论，批判他们的革命意志不坚决。在东京时，他最恨西巢鸭派反革命分子，如方治（希孔）、葛晓东、路锡祉等，与他们展开思想斗争，总是冲锋陷阵，百战不懈。1926年秋回国，正值北伐军兴，余建立左派国民党潜山县党部，适其时葛晓东、路锡祉、汤志先等，在省中勾结当政，向潜山县伪县长储乙然密电告余回潜山，共同阴谋杀害，造成潜山县“一二·八”事变，余烈士被捕，壮烈牺牲。其胞弟余化民亦惨死于此案。

三、史 谦

史谦烈士，桐城史家湾人，恕老（史大化老人号恕卿）之族孙。他与我在东京相识，曾考入东京铁道管理学校，毕业后回国，一直在平汉铁路管理局工作。红军第二次进入大别山时，来金寨县竹麻湾安徽省总动员委员会任会计工作。夙夜匪

懈，运筹经济，为皖东北红军培养大量人才（约二千人）。笃实勤勉，平易近人，与我偶相遇，辄作半日谈。“立煌事变”时，他始终未离开余家井（为余家祠堂的所在地），可能因党的地下工作，不便定动。立煌收复后，仍居余家祠堂厢屋内，与伪省党部造纸厂相毗连。该厂在反革命分子杨积荪直接领导下，呼吸动静，孰不被其暗算？我曾劝其早日迁寓，借未被采纳。烈士被捕后，约一年，四处探听无消息。一日，其爱人邵宝箴（贵池县杏花村人）女士，在包公祠买菜回家，见前面一人，着一双棉鞋步行，其针线手泽，完全与她手制一样，心境日益悲酸，推测烈士或已不在人世，棉鞋被人穿了。金寨山城重叠，特务密布如毛，烈士的遗骨埋于何处，迄今仍不知其下落。烈士有一子曰汉生，留德后回国，曾在南大教德语，不知何吋病故，惜哉！

注：三位烈士事迹详见周新民兄著述的《王步文烈士小传》、《余大化烈士小史》、《史谦烈士小史》，原稿存安徽省政协文史办公室。

余大化、余化民、王筱庭等同志 革命事迹片断

彭毓澄 遗稿

余大化同志，原名犹龙，字洁民，潜山县官庄乡人。性憨直，有毅力。曾肄业省立甲种农业学校。见内政日非，外患日亟，决心革命救国，与无为吕惠生同志意气相投，密谋革命，每逢国耻纪念，组织同学集体游行，大化担任宣传工作。宣传革命思想，唤醒民众觉悟。毕业后，入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器其才，介绍参加国民党。未几，转学浙江法政专门学校，后在该校毕业，大化在读书过程中，结识革命同志甚多。

余大化同志1924年留学日本。那时安徽留日学生加入国民党组织的，分成两派：一派为青年会派，主张革命，中坚分子有方乐周、周振飞、烈宗文、王先强、余大化、周咸堂等。一派为西巢鸭派，反对革命，以葛晓东、王培元、路锡祉、方治、汤志先为骨干。两派分道扬镳，势不两立，大化站在青年会派一边，因此对西巢鸭派经常进行斗争。余大化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7月，余大化从日本回国。10月广州北伐军攻克武昌。1927年元旦，武汉成立国民政府，王步文、余大化前往武汉参加工作，不料蒋介石叛变革命，倚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买办阶级、青红帮的捧场，悍然在南京建立国民政

府，企图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并于春夏之间，在重庆、福州、安庆等地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造成宁汉分裂局面。秋间，国共一度合作，局势缓和。余大化奉命返皖工作，当时国民党右派安徽省党部举行全省党员登记（其实是清党），委派余大化为太湖、宿松、潜山等县登记专员。余大化利用这个时机，积极开展工农群众运动，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为该地区革命力量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不久，余大化被调为潜山县党部筹备会负责人，执行委员有王筱庭（洪明光）、何希明、凌霄（严宽）、张德华等。创办伊始，困难重重，余大化不辞艰苦，不畏强暴，不循私情，勤劳朴实，大公无私，因此，招致了反革命分子的仇视和暗害。

当时有木商吴某，失窃杉木两株，将小偷吊打，复系送县署要求严办，并科罚金。余大化与农民会长范小山认为处置过份，对吴某加以批评，吴某恼羞成怒，唆使恶棍郑裕恒、地痞吴仕舟纠集无赖多人，向余大化、范小山寻衅，未遇，遂捣毁县党部及农民会。这时余大化正主持全县党员大会选举执监委员，正式成立县党部。开会前夕，城厢内外发现标语甚多，内有“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站起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等语。劣绅王励精、秦铁庵诬蔑余大化宣传赤化，图谋不轨，密报伪县长储乙然（号书阁），趁余大化开会未散，捕之入狱，同时被捕者还有柳文杰、程之风二人。县党部秘书彭时及黄柏区区长储翰卿质问储乙然为何逮捕党务人员？储谈称系省府指示，不得不采取逮捕措施，若想开脱，可向省府设法营救。彭闻言，兼程赴省，首先告知潜山旅省同乡会，推举代表晋见政务所长余谊密，要求释放余大化等，余谊密答以省府并未指令潜山县长拘禁余大化

等人，当电令该县，据实具复，再行核夺。詎料省电甫发，余大化等已惨遭储乙然杀害，时在1927年11月17日，大化烈士才三十岁，临刑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余大化精神不死”，虽身中三弹，屹立如故，其大无畏的气节，洵不愧为“超越的革命先锋”。（余大化烈士追悼大会标语）

据亲身经历的程禧萃和目击现状的王祖昆回忆，大化被捕后，激起郊区农民及治河工人的公愤，不期而会者数百人，集合县署门首，公推王筱庭、范小山、王惠氏、程禧萃四人为代表，要求储乙然释放余大化，储拒不接见，群众愤慨不散，储乙然竟令卫队开枪射击，范小山饮弹牺牲。储见事态扩大，遂变本加厉，向省谎报：“余大化组织叛乱集团，包围县署，进行劫狱”，不待指复，擅将余大化、程之风、柳文杰三人一并杀害，并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丧心病狂，莫此为甚！

余大化烈士之兄余平格，向怀宁地方审判厅控告储乙然犯杀人罪，几经抗告，均被驳回，终以饮恨而归。

逾岁，潜山各界人士在黄柏河区，举行余大化烈士追悼大会，群情激愤，輓联曰：

“革命未成，先生何往；

血仇须报，同志起来！”

余化民同志系余大化烈士之弟，业农，性慷慨，爱作不平鸣。见其兄壮志未成，即挺身继承遗志，从事革命。化氏发动农民抗缴苛征杂税，反对乡保长贪污枉法和派差拉夫等等。因此深受广大人民的欢迎和响应。为了防备反动政府的加害，遂毅然投效红军游击队当情报员。

1930年德天堂（属潜山第六区）协助王筱庭发动农民起义，余化民担任黄柏区交递员，负责运输工作。不幸，为恶霸

钟寿松所执，解交劣绅余亮商，转送戈源自卫队关押，1930年7月中旬，余在梅树湾被杀害，并罚其家属现金八十元，倒行逆施，令人发指！

王筱庭同志（洪朗光）1927年在潜山县党部担任组织委员，同年11月17日主任委员余大化，委员范小山，干事程之风、柳文杰，突被伪县长储乙然杀害，并准备捉拿以王筱庭为首的数十人，他们势难在县城容身，遂相率避往天堂（天堂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中有汤池馥盆地，农、林、牧和付业生产，均足自给，旧属潜山县治。1936年改为新设的岳西县管辖），组织以贫雇农为中心的穷民团，号召抗税，抗役，除恶，锄奸，风声所及，附和者云集。1930年潜山县长崔澍龙（系军阀陈调元的卫兵），带兵一连，机枪四挺，驻守县城，到职以后，横征暴敛，纵兵殃民，人民不堪其压榨和骚扰，多投奔穷民团以求生存。王筱庭得知其情，义愤填膺，遂发动农民武装起义，直扑县城。由于缺乏作战经验和武器优劣的差距，失利后退回天堂休整，王筱庭任红军的潜山独立师长，凌霄（严宽）任参谋长，陈履谦任中共党代表，王又兼任钟冲河小学校长。他一面领导革命武装力量，一面培养革命后一代。

本文作者解放前曾任六邑中学教员，解放后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一九六五年因病逝世。

（徐荫之整理）

中共庐江县地下党斗争情况的 点滴回忆

郑曰仁 口述 劳 幸 记录

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战争期间，安庆地下党的组织是一个“特委”，它所辖的范围较大，其中有庐江、桐城（含今的棕阳）、怀宁、潜山等县。就庐江而言，它建立了县委，县委书记叫马哲聪、组织部长是张亮侯，宣传部长就是郑曰仁同志；还有武装部长叫张××（现在已记不得他的名字了，是庐江北乡人）。而王定华同志（桐城东乡——今棕阳县人）也是县委的成员之一。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遭到失败后，县委曾组织和领导了革命人民的武装斗争，武器主要是用夺取地方反动武装的武器来武装自己。

大约是在一九三〇年，上级决定县委改组，县委书记由陈雪吾同志（棕阳县人）来担任，而前县委书记马哲聪同志则带着县的原有游击大队去参加皖西红军的组建工作。后来听说马哲聪同志在大别山区作战中英勇地牺牲了。现在住在合肥北门外的马玉龙同志就是这支游击队的队员之一。

庐江县委在当时还领导过贫苦农民的“吃恐斗争”，所谓“吃恐”，就是将地主富农家里所屯积的大批粮食，经过说理斗争，分配给缺吃的农民。

从群众组织方面来讲，在县委领导下有“共青团”、农协会、妇协会和互济会（筹备基金以营救被捕的地下同志和革命群众）等群众团体。

解放初曾任上海市物资局局长的郑秉衡同志就是当时救会的负责人。

大约是一九三二年夏季，蒋介石调动大批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加紧实行军事围剿，对其统治区则大搞白色恐怖，那时反动派到处抓人，杀人，党的组织遭到了大破坏，上级遂决定将庐江县委与桐城县委合并起来，成立“桐庐县委”，书记仍然是陈雷吾同志，县委委员中的多数也还是原庐江县委的成员。记得桐城的江靖宇同志也是参加县委的。

一九三二年的阴历除夕（即一九三三年初），陈雷吾同志不幸被捕，关押在桐城县城内。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七日陈雷吾同志在桐城被杀害，但我们斗争仍然坚持了一段时间。我们的主要活动地点是从庐江北部转移到了桐城东乡的浮山一带（今属枞阳县）。最初王步文等同志也曾多次到过浮山，指导斗争。

当时（1932年）我们坚持桐庐县地下斗争这部份同志，曾遇到了三个难题无法解放：

一是没有饭吃，二是没有钱用，三是我们的人被敌人打散了，一时难以集合起来。因而我曾一度去上海，寻找党的组织（中央）；记得到沪后，曾见到了县委组织部长张亮侯，我们相见时，我还责怪他临走时为什么不给我打个招呼……？西安事变后，国共已宣布合作了，党组织又派他回到桐城县，担任县委委员（县委书记是林立同志），由于桐城的反动派异常仇视他，他不幸惨遭当地反动派杀害（活埋）。牺牲时表现得非常坚强壮烈。

抗战初，我们庐江县属于鄂豫皖区党委领导下的舒无地委领导。地委书记是黄岩和周新民同志。当时的庐江县委书记是胡昌耕同志。他后来随新四军七师北撤，在东北旅大市时被苏军汽车撞死。桐城县委书记先是陈定一同志，后来是方章同志。舒城县委委员中我认识的只有夏冰流同志。

1981年12月15日

忆潜山红军战斗营

蒋体仁 口述

一九三五年六月，我在家乡潜山县后北乡六行堂（现属岳西县五河区茅山公社）参加了潜山红军战斗营。

潜山战斗营营长叫易元鳌，营政委绰号叫熊大傻子。该营当时只有一百多人，编为营部和一个连队，这个连的连长叫余培洲。当时，我们的武装很差，全连三个排各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各种杂式步枪（湖北条子、套筒子、马拐子等等），土枪约占一半，其余都是大刀、红缨枪。我们穿的是一些杂色土布衣，有的衣服是打土豪缴来的，自己利用战斗间隙改缝的。也有自己缝的八角帽。还在帽前缝上了布红五星。

潜山战斗营属于高敬亨的红二十八军领导，营里经常派人与军部取得联系。该营不是正规红军部队，带有游击队的性质，但比游击队又要正规一些。它没有固定的根据地，主要是在潜山、太湖、霍山、舒城县境内的山区打土豪和国民党小股部队。

我记得潜山战斗营最成功的一次战斗是智取“太湖野猪队”（此名先是群众称呼的，后来成了他们自己也承认的名字）。

野猪队原是一支百余人的土匪队伍，它的主要活动地区在太湖、潜山两县。武器多是土枪，但是他们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枪法也非常熟练，使用土枪，跑三步可以打两枪。开始，他们是以抢窃为生，后来与国民党部队勾结起来，经常袭

击我们。我们曾经吃了它的不少苦头，都恨透了他们，几次想把他们吃掉，但因敌我实力相差太大，无法硬攻取胜。

一九三六年秋天（稻子刚刚割完，打稻场上堆满了新的稻草），我们侦察到野猪队住在太湖的铁炉沟。营长、政委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利用野猪队崇拜国民党军队的心理状态，化装智取，消灭野猪队。首先，我们请地下党组织搞到了国民党驻汤池的十二路军官防印模，仿刻了一枚。随后，以十二军的口气写了一封信，盖上“大印”，派人送到了野猪队。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是：十二路军军长即日要到野猪队训话，要把野猪队改编成国民党正规军等等。战斗营营长易元鳌装扮成国民党的军长。由于易营长身材魁梧，穿上国民党的军服，很有“军长”的气派。我们全体干部战士也都穿上了缴获来的国民党军服，跟着“军长”出发了。当我们派去送信的人员到达铁炉沟找到野猪队不久，我们这支“国军”也到了。我们一到，“军长”就要野猪队队长集合队伍训话。为了讨好“上司”，野猪队队长很快就把队伍集合起来了。我们趁机在四周设下了埋伏，防止万一。

野猪队集合好以后，“军长”开始训话。易营长装成军长的傲慢态度说：“我们今天来，是要把你们改编为国民党正规军，你们队长要提升为营长。改编以后，要给你们发好的武器，给你们关饷，还要给你们发衣服。看你们今天这个样子，站队高矮不一，很不正规。我命令你们重新编班整队，武器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这帮野猪队，上从队长，下至队员，受到“军长”一番恩宠，哪里还有半点不放心之处，一个个地都把武器分类放在操场边上，按高矮个子排队，这样一来，打乱了野猪队的建制。我们这些“军长”的随从，趁混乱之机，一齐行动，立刻把敌人的武器看管起来，枪口对着野猪队，高喊：